

蔡家父子

馮 乙 等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蔡 家 父 子

馮 乙 等 著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太 原

715.1

477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蔡家父子”等短篇小說和特写十篇，是最近时期我省出現的反映工矿生活和描写工业建設中新人物的較好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題材新穎，生活气息濃厚，写出了几个有血肉的人物，讀后給人的印象很深。文字也比較通俗，适于工农和青年閱讀。

蔡 家 父 子

馮 乙 等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井州西街十三号）

山西省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晋出字第二号

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山西分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耗 1/32 • 2 $\frac{7}{8}$ 印張 • 63,000字

一九五七年七月第 一 版

一九五七年十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46册

統一書号：10088·88

定 价：二角七分

目 录

蔡家父子.....	馮 乙 (1)
列車在行進中.....	草 樵 (13)
大彪和二彪.....	田 民 (21)
女司機.....	王永明 (26)
第一天.....	張一經 (38)
表.....	苏偉光 (47)
周大虎.....	馮育栋 (54)
她的確長大了.....	魯克义 (65)
兄弟倆.....	達 韓、文 杰 (75)
愛情的風波.....	張国嵩 (85)

山東人民出版社

（濟南）

蔡家父子

馮 乙

一

小型軋鋼車間的軋制機沒有轉動，甲班工長韓正清，站在廢軋輥上指手划腳地指點大家安裝“地輥跑槽”。他細長的身子晃來晃去，瘦削的臉上留了一撮黑黑的八字小胡子。那頂多年不換的油膩帽子蓋在頭上，不是穿了身草綠色工作服，簡直和老農民一樣。

在韓師傅的指揮下，蔡虎、黃貴、張有田等移動那還有氧焊氣的“跑槽”，它長長的象個躺倒的懶漢，累得小伙子們滿頭冒氣。而從韓師傅的神色上看，倒很有點起重工的风度。

李娟和月梅一進小型車間，瞧見“跑槽”快要安起，李娟覺得來的遲了，有點缺理似的，停住腳不走了。月梅卻沒有顧得上這些，蹣過去就說：“好！你們倒干開啦。誰出的主意？不通知我們。哼！輕視婦女，這是封建思想。”月梅噁噁喳喳要追究原因。

她的嚷叫，使大伙停了手。張有田直起腰板來說：“噢！原來是缺了女將花木蘭啦！怪不得我們這樣費勁！”黃貴接上說：“不要怨天尤人，為啥不早來？是你懶得起床！”

月梅不知該再說些甚，忸怩了半天才說：“去你的吧！”

这主意保准是你們出的。”

“我們出的？你問問韓師傅吧！”小伙子們朝韓師傅點頭。

月梅一听是韓師傅，爭吵得勁頭就小了，她只是抬起頭看了一眼，再沒說什麼。

“是我，是我出的主意，不要冤枉同志們！”韓師傅陪着笑臉，態度却一板正經，然後他徐徐地捋了捋胡子又說：

“理由嗎？很簡單，就是怕你們出事故！”

韓師傅正和月梅說話時，從大家的眼目中发现李娟站在他的背後，他扭過頭去正要解釋，李娟卻搶先說：

“我們不能干大的干個小的，不能干小的看看也行！”然後她把月梅拉在自己跟前，如同兩個女監工一樣，站在一旁。

她們見快要安裝完的時候，說了几句什麼就蹣了出去。

“跑槽”安裝完後，大家鬆了口氣，走到一邊休息。月梅噉噉喳喳地跑進來給大家張羅着倒水。李娟引來了炊事員，飯車上推着熱騰騰的饅頭，香噴噴的菜食。

炊事員老鄭從飯車里拿出一盤炒辣子，故意拉長聲音說：“這是李娟同志特別給蔡師傅要的。”

听了炊事員這一說，李娟和蔡虎的臉馬上就“刷”地紅了。黃貴重重的打了蔡虎一把掌說：“有福气！有福气！”張有田接上說：“照顧得周到！照顧得周到！”徒弟們覺得是李師傅和蔡師傅的事，有點不好逗笑，只是咧着嘴笑了笑。

安裝完，開始試軋。“跑槽”兩旁站滿了人。李娟提心吊膽的跑到前頭看看，跑到後面望望。紅紅的鋼坯從初軋機里順着“跑槽”滾了過來，有時一根根飞快地穿過軋輥孔。

型，軋成細鋼材，有时人們还得使勁把它打过去。

虽說还不大順利，但是有几个原来拉鋼胚的徒工却一股勁贊揚道：“这一改进，就够个文明生产啦！身体再不会受这烘鋼折磨了。”

二

当天下午，由于“跑槽”初試成功，大家高兴的忘記了疲劳。剛交完班，大伙就兴高采烈地蹦蹦跳跳离开了厂子。

蔡虎和李娟并肩走进公园，他們選擇了一个最熟悉最僻靜的地方，坐在綠蔭深处。晚霞染紅了周圍的一切，許多小鳥兒飞来飞去。这幽靜的环境，正吻合他俩的心情。

他俩漫談着。李娟的眼睛，漸漸地深埋了下来，好象深思熟慮什么，最后，突然低低的說：

“我問你，你究竟爱不爱我？”

“你，你——怎么問这个？”蔡虎感到有点局促了。

“你是說不爱我嗎？”李娟疑慮地又問。

“不，不知道！反正我一天見不到你，我就坐臥不安！我希望我們永远在一起！……”

李娟激动的一时說不出話来，慢慢地把头埋在蔡虎的胸前。

正在这时，月梅兴冲冲地跑来喊道：“这可再沒話說了！什么时候吃你們的喜糖呀？”

“什么时候都可以。”李娟羞澀地答道。

蔡虎为了岔开話題，便說：“你有什么事？赶快說吧！”

“跑槽被人拆掉啦！”

“什么！是誰拆的？”李娟和蔡虎着急地追問道。

“就是乙班那个軋制組长龐忠，脑袋秃秃的，人們都叫他‘滾地猪’。他保守得真要命！”月梅憤憤地說着。

“咱們不要罵人家，”李娟插嘴說，“先看为什么要拆？”

“为甚？你們看吧！”月梅从布袋里掏出一个紙条，接着念道：“沒有安装跑槽时，軋制任务每天完成百分之九十八点多，还勉强能达到指标，可是安起跑槽后，这两天的生产每班仅能达到九十七点多。”

李娟瞪着眼站在一旁靜听着。

蔡虎抓了抓头皮說：“先不要管这些，找找原因，也許拆的有道理。”他看出李娟心里难受，用鼓励的口气說：

“既然是改进，就不是个简单的事。張明山的反圍盘也不是一帆風順成功的。愈是这样，咱們愈得想办法！”

月梅听了后插嘴說：“那‘滾地猪’还說这叫什么改进？还不是又要赶时髦。看！改进得叫大家跟上它連超額奖也領不到啦！誰能拥护这个改进？”

“他們沒有說有什么問題？”李娟問。

“我听他們說是跑槽与孔型蛤蟆嘴子不合套，烘鋼滾过去頂住过不去，要讓人打，就比过去人拉还費勁。就因为这不軋了。”月梅憂郁地解答着。

李娟象剛想起一件事似的說：“这件事設備主任知道嗎？”

“怎么会不知道呢！龐忠找見他……”月梅有点顧慮，沒有直說出来，翻了翻眼皮又对着蔡虎說：“蔡师傅，我对着你說，你可不要怪我。龐忠找見你爸爸，他又甩着两只手說：‘你們看着办吧，又要找我干甚？’最后龐忠嘟嘟囔囔有点不高兴的說：‘不拆掉的話，完不成任务你設備主任負

責，大家有意見你可不要往我小組長身上推！’蔡主任只好蒙着眼睛說：‘拆！’就這樣，他們沒用什么勁兒就把跑槽抬到了一旁。”月梅生氣地訴說着。

“走！咱們找韓師傅去！”沉默了一陣，蔡虎若有所悟的說。

三

“跑槽”拆掉后，蔡虎、黃貴、張有田他們又按照老辦法生產了。蔡虎就象和誰爭吵過似的，也沉默了一天。

剛交完班，李娟拉着月梅跑過來說：“同志們！韓師傅有事不來，咱們先研究吧！”

張有田搶着跑到工房，把昨晚做好的模型拿來。

大家動手把模型安起來，用膠皮條當作鋼材試驗，很順利的過去了。小伙子們樂得你看我，我看你。張有田拍了一下屁股又要跑去叫韓師傅來看，李娟攔住他說韓師傅進城去開會，他才作罷。

“走，抬到軋機前試軋幾根！”黃貴樂得忘了這是模型，但是他馬上又醒悟過來，眨巴了幾眼，惹得大家直笑。

“不要等啦！應該趁熱打鐵，先和設備上聯系解決。事情愈快愈好。大家的意見呢？”蔡虎邊擦手上的黑邊說着。

“當然同意！馬上聯系解決。夜長夢多，放的長了，說不定又會當廢鋼爛鐵扔出去。”黃貴說完後回頭看了李娟一眼。

李娟去找設備主任，她剛進辦公室，就噲得皺了皺鼻尖。仔細一看，四處無人，正出門時，只見蔡主任左手拿着兩張紙條，右手捏着個爛螺絲釘，邊走邊看。兩個工人，跟

在他后面，誰也不理睬誰。蔡主任剛坐在椅子上，兩只手揉了揉眼圈，抬起頭來正要說什麼，李娟搶先說：“蔡師傅，我先給你商量一件事情？”

“噢，你們又有什麼問題？”

“就是跑槽改進的問題，需要——”

“唉！算了吧！又是需要。”他不等李娟說完就拉長嗓子說，“你們自己想办法解決吧！什麼事情也來找我，我是個人呀！要是全廠都來找我，我還得長幾顆腦袋！”這句常說的話，他覺得非常得理。

“蔡師傅，這件事情你得支持。”李娟懇求的說。

“支持！支持！都會說這句話。可是，我讓誰來支持？全廠都找我，我還得有那本領。”蔡主任索性站起來，攤開那兩只大手，故意把它抖擻了抖擻，表示他是一籌莫展的。

“這是為生產，只要咱們圓車上給做幾件配件就行！”李娟走到桌子跟前，低聲下氣的說。

“知道！為生產，誰不是為生產！我忙得透不過氣來，也是為生產。說不行就不行！你們自己想办法去吧！”他還沒有到椅子跟前，又扭回頭來對着李娟說：“再說，這跑槽還有人反對哩！我看你們還是不要過於熱心這件事情吧！”

李娟很難過，回到車間後，黃貴、月梅他們沖上來問：“怎麼樣？沒有什麼問題吧！”

“以後再說吧！”李娟咽了一口唾沫，硬裝出一副笑容來安慰大家。其實等她走近的時候，同志們都有點泄氣。

“不要發愁，他不支持，咱們照樣干！找圓車的伙計們，讓他們業餘時間幫咱們干！”張有田擡起咀說完后，大家沉靜了下來。

李娟雖然沒有對着蔡虎說長道短，可是同志們這一片怨

言，使他难受得很！他没有和大家商量，一直闖进了他爸爸的办公室，劈头就質問道：“爸爸，你为啥不支持大家的改进呢？設備主任不給同志們解决困难，还給大家潑冷水。”他説完后，气呼呼地坐在一旁。旁边几个工人看出来势不对，也沒敢插咀説什么。

“你説什么？我不行，你們来干。就是有缺点也輪不上你来責备我。哪件工作我对不起大家？”蔡主任的語气虽然有点怪怨，但对兒子説的話，却有几分不安。

“你老是攤着两只手叫困难，难道設備主任就是这样当法嗎？”

“好当不好当，这是党和政府給我的信任，你我是父子关系，你沒权利来指責我！”

那两个工人站起来拉了蔡虎一把説：“少説上几句吧！什么事慢慢談呀。”

“就因为党和政府給了你信任，你就得給大家解决问题。”蔡虎更加生气了。

“你給我滾出去！滾出去！”主任臉上的青筋跳起来了，不是那两个工人拦架着，几乎把拳头放到蔡虎身上。

蔡虎气得臉色发白，大声説：

“韓师傅是党支部的書記，大家都拥护他。为什么？他关心大家。你还是党支部的委員，却没有尽了党对你的希望，白糟蹋了支委的职务……”蔡虎的脑子里好象着了火一样，不管他爸爸如何痛罵，他也不甘示弱。这一場突如其来的爭吵簡直使他下不了台。众人终于把他拉到了院里。

蔡主任油腊腊的臉上象針扎一样，当他听到蔡虎説“糟蹋了支委职务”的时候，他的眼睛发花了，觉着受了莫大的侮辱。过去也有人严厉地批評过他，却没有这样尖銳。这比

在他腮帮子上搥几个咀巴都厉害。要是跟前沒有人还可以容忍，可是讓人們都听着，这就无法“涵养”了。他只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拉长嗓子喊道：“好！——好！——”然后軟綿綿地坐到了椅子上。

几个人在一边打劝，蔡主任越觉得难堪了。蔡主任少精沒神地回到家里，什么都不在眼。蔡大娘給他打招呼，他一声也沒响，跌倒在炕上就长吁短叹。全家人对这回事一点也不知道。最后他自言自語地罵开了：“从今以后不要叫他回我这家！忘恩負义的家伙！七級工匠当上啦，你用不着老子了，老子也用不着你！”

蔡大娘听了后，才知道是和蔡虎生了气，順手把門子閉回去說：“低声点吧，不怕人家听见笑話！有什么事不能商量着办？”

“商量？他眼里还有別人！”說完仰面躺着，瞪着眼直叹气。

蔡虎心里怏怏不乐地走回家来。媽媽已經立在門口等待着，还偷偷地給他使眼色，細声細气地問道：

“虎子，是怎回事？”

“媽！你不要管！”

“看把你爸爸气成个啥样子啦！回去好好給他說几句不是。”蔡大娘跟在兒子的后面唠叨着。

蔡虎一进門，他爸爸象一只猛虎似的爬起来，順手拿起一个烟盒向蔡虎身上打去：“这不是你的家，你給我滾！老子不缺你这兒！”他跳起来还要动手打的时候，却被蔡大娘拦住了。

蔡虎沒有还一句話，进里間挾起自己的鋪盖就走。

“虎子，虎子！回来！你到哪儿去？”蔡大娘見兒子賭氣离开了家，一股說不出的难受涌上心头，眼泪直往下流。

蔡虎挾着行李到韓师傅家。他剛走进院里，就听見張有田們在韓师傅家，夹說帶笑地講个沒完。灯光从窗戶上映出人們的影兒，他看出那两根辮子一摆一摆的是月梅，紧紧挨着她的那个影兒稳稳坐着不动，一眼就可以断定那是李娟。

蔡虎在院里呆了一陣，才推門进去。一片吵嚷霎时停歇了。大家一扭臉見蔡虎挾着鋪盖，都有点驚訝。特别是李娟的心，馬上被什么抓住似的。一細想，心中就完全明白了。

蔡虎把鋪盖往炕上一扔，瞅了个空地方坐下，只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什么也沒有說。

“怎么啦？”韓师傅急忙問道：“是你爸爸把你攆出来了嗎？”

“不出来該怎？家是人家的！”蔡虎說。

大家都沒啃声，韓师傅长长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說：“也不能尽怪蔡虎，我早就料想到这一着了！”

“你根据什么推測的？”月梅象发现了問題似的搶先問。

“那还不明显，难道是一个人对蔡主任不滿意嗎？不是的，因为他对螺絲釘比对人还有兴趣，所以人們都离开了他。”韓师傅說到这里，使勁吸了一大口烟。又說：

“来厂早的一些同志，也許还記得，蔡师傅原也和我們一样热情的工作过，可是現在他精神上有点疲倦了，攤手就是困难，而沒有向困难作什么！……”

“你算是說对啦！他一說話就是‘假若全厂都来找我怎么办？’”張有田插了一句。

“可是你們这些年輕人又該怎么样呀？一开口就是：

‘我們不办叫誰办！’你們想想这两种态度有多大的差别啊！不斗争一場那才是假的哩！”韓师傅正說的津津有味，黃貴把自行車往院里一放，进門就說：

“成啦，圓車組長老段滿口答应，明天就开始給咱車，保証后天完成，大后天就可以正式試驗。”

接着，大家七咀八舌地給韓师傅談論着有关模型試驗的情况，韓师傅一一点头滿意。

四

蔡主任在家中心里一直不安，老伴再三劝解也不管事。

漫长的夜，失眠折磨着蔡主任。阳光终于照进了窗戶，老伴走过來說：“睡着吧，給你遞了个病假条。”

大白天赤身在被窩里睡覺，这是蔡主任多半輩子第一回。老伴这一說，他反而再也睡不着了。他坐起来准备起床，順手摸了摸两只眼圈，覺得很不舒服。昨天的事情似乎淡忘了一点。他抬头看了看射到窗戶上的阳光，反倒埋怨起自己：“虎子搬出去的事情，在車間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在群众中失掉威信？……”

蔡主任整整在家里躺了两天，对他說来簡直熬不过去，他仰起了臉，多少事情涌上心头。

韓正清吸着一根烟，慌慌忙忙走进蔡守祿家，他看見老蔡臉上多少削瘦了点，盘着腿坐在炕头上，可并不象个病人。他劈头就問：“怎么样，身上好点嗎？”

“有点不舒服。”蔡主任表情上多少流露出一絲不可捉摸的笑意。

“老兄！不要怪年輕人吧！先看看我們这長輩尽到了責

任沒有？要知道我們是領導，走不動了就會讓人往家往前頭推上走！”韓師傅把早想好的這幾句見面話，一字一句地說着：“你是不是願意聽我說這些話？”

“這個，我倒想通啦！過去自己向困難低頭多點，支持群眾少點！”

“這還不是多點少點的問題，依我看，你有点鑽進螺絲釘里返不回頭來的味道。比方說，你不会支配自己的時間，有些事該你辦你却沒有辦，不該你辦的你却鑽進去出不來！只怕自己閑起來，結果是使別人也閑起來了。”

“對！就是這樣。這主要是自己學習不夠！這半年来就連支部委員會也很少參加。”他似乎預料到韓師傅要提及到這件事。

兩人這樣知心地暢談着，還是蔡師傅當了設備主任後頭一回。兩人一直談了有一點鐘。

當韓師傅伸了伸腰準備走時，蔡主任自言自語地說：“錯了不能再錯！明天上班就把跑槽安裝任務交給圓車處理！”

“老兄，遲啦！年輕人們已經安裝起了。今天初步試驗成功，明天就要舉行授獎大會。你最好參加一下，看看小伙子們那副笑得合不住咀的眉眼。”

“我參加倒是沒啥。可是……”蔡主任皺起眉搖了搖頭不痛快的說：“唉！那一群年輕人們會對我有什麼表示。特別是李娟，又該……”

“李娟，她遲早還不是你家的人。她還怎好意思計較這事。”韓師傅象報喜訊似的，特別將“你家的人”加重了語氣說出來。

“什麼？你說的是什麼？”蔡主任有点沉不住氣，睜大

了眼睛急忙地問道。

“你还装不知道哩，还是真不知道？”韓师傅象他們年輕時候一樣，推了老蔡一把說。

“是真的嗎？这是多會兒的事？”蔡主任是的确不知道。韓师傅體驗出他的心情后，才湊近跟前說：“人家搞上半年多啦！在小伙子們中間嚷明啦，你还在鼓里做梦哩！听说小型車間那个技术員在这一場愛情中可失敗了。蔡虎真有两下子！”說到这里，韓师傅又重重地推了蔡主任一把，兩人象二十年前一樣，朗朗地笑了起來。

“又証明你这官僚主义也算到了家啦！”韓师傅走時又說了这么句风趣話。

蔡主任兴奋的几乎一夜又沒合上眼。

五

還沒到点，蔡主任就进了厂子。他先跑到車間，在“跑槽”跟前看見烘鋼坯过来过去，小伙子們站在兩旁凝神聚气地觀看着。他連話也沒說，从人們背后走过，心眼里乐滋滋的，就跑回办公室。

蔡主任剛踏进一只脚，見蔡虎和李娟頭頂頭，爬在桌子上写什么。他急忙扭头就往外走，李娟喊了一声：“蔡师傅！”他只得返回來說：“噢，是你們两个。又在写什么？”

“韓师傅叫写个講話底稿，这比干甚也难！”李娟說。

“噢！你們还要在大会上講話哩！”蔡主任故意心不在焉地說。

“蔡师傅，你怎么知道的？”李娟有点詫异地問道。

“知道！知道！”他往前移了几步說。“我什么都知

道！”

李娟和蔡虎交换了一下眼色，很快就閃开，两个人有点怪不好意思，他們各自体味着“我什么都知道”这句话。李娟只好說：“蔡师傅，你也去参加发奖会吧！”

“去！去参加。只要你們不怪我，我可以向你們学习，学习！”

“爸爸！你說这些有什么用！过去的事不要再提啦！”蔡虎皺着眉头回头对李娟說：“会已經开啦！咱們先走吧。”

蔡主任慢吞吞的拉开抽屜，究竟要取什么，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这冷清清的屋子哪里能留住他！

列車在行進中

草 樵

薄霧消失，清晨的太阳照紅了太原南站。

朝东的火車头一陣陣的喘着气，把一口口的汽水从鉄管子里噴出来，洒在站台上。旅客們都在急急忙忙的通过站台往車廂門口赶，大概誰都想能找到一个好坐位，以便排解在候車中襲来的疲倦。

“同志們，請往后走！”年輕的女列車員向旅客們打着招呼，一雙双感謝的眼光从她臉上撈走，她本来就紅潤的臉上，不禁又添上了一层紅云，一面不熟練地督促着人們上車，一面帮着遞送行李。

車头拉了短笛，列車慢慢的移动了。